

"Encounters of Art, Education and Human"

Professor Mu Li © [http://mstd.bnu.edu.cn/jxmsjjsxm/ms\\_cgzs/144633.htm](http://mstd.bnu.edu.cn/jxmsjjsxm/ms_cgzs/144633.htm)

ART COURSES FROM ART ACADEMY TO XINYA

COLLEGE,

TSINGHUA UNIVERSITY





## “艺术、教育与人的相遇”栏目

// 孙墨青

在第14、15期，我们刊登了英国艺术史家赫伯特·里德 1931 年的演讲译文《艺术在大学中的地位》。里德提出：“除非学会欣赏当今的重要艺术，否则我们便不能完全地对话现代意识……当艺术需要直觉的共情，他们却诉诸于理性的分析。他们的心灵不纯粹，因此不能见艺术家之所见，这是令人悲哀的。”

图为新雅书院“艺术的启示”课程一隅 © 复旦通识教育

90 年后的今天，美育在中国大学备受关注，同时困难重重。这一期，我们关注艺术家和教师李睦的美育故事。在过去八年里，他专门为清华大学非艺术类学生开设了一门课“艺术的启示”。其间，他受到过学生的质疑，也收获过学生的信任和爱戴。和许多艺术家不同的是，他把教育也认作是艺术生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投入了和艺术创作一样的激情，享受着美育带来的快乐和苦恼。某种意义上，作者似乎也在思考里德思考过的问题：大学教育需要艺术吗？美育，能为大学和学生做些什么？



# EDITOR'S NOTE

// MOQING SUN



In the 14th and 15th issues, we publishe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1931 speech *The Place of Art In a University* by the British art historian Herbert Read. Read points out: "We cannot fully participate in modern consciousness unless we can learn to appreciate the significant art of our own day... They submit it to intellectual analysis when what it demands is intuitive empathy. They have no pureness of heart and therefore they cannot share the artist's vision. That is a sad state."

Today, 90 years later, aesthetic education has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encountered a great number of difficulties.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talk about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story of Mu Li, an artist and lecturer. Over the past eight years, he has started a module "Art Inspiration" specifically for non-art student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eaching, Mu Li has been questioned by students but he has also gained trust and love from them. Unlike many other artists, he sees education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his artistic career. He devoted himself to aesthetic education with the same passion as in art creation and he enjoys the joy and frustration it brings. In a sense, the editor seems to be thinking about the question that Read thought about: does higher education need art? What can aesthetic education do for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She Became Beautiful in the Dark (Tazai heianzhong meili Qilai)" © Mu Li 2009



# 从美院到书院的大学艺术课

// 李睦

## 书院里的绘画

几年前我受清华大学委托，在新雅书院开设了一门课程，名叫“艺术的启示”。这是一门面向非艺术类学科学生开设的通识性艺术课程，每学期36学时，课容量35~40人。新雅书院的学生来自清华理工、人文、社科等学科，他们的综合成绩都非常好，也都绝顶聪明，学生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普遍很强。但是相对而言，学生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却显得不够，这将会成为他们未来发展的瓶颈，而培养和提升这样的能力就与通识教育密切相关。我一直认为通识教育中如果没有艺术教育，就不能算是完整的通识教育。艺术不应该只是美术学院的事，如果一所综合性大学所关心的只是少数美术家、设计师、音乐家的培养，而却忽视绝大多数学生审美素养的提升，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作为艺术专业的教师，我认为应该为更多的学生做点什么。

在新雅书院开设这门课程之初，学校希望能以“专业”的标准去要求学生，因此，“专业”这个概念是什么就变得至关重要：是将美术学科的专业课原封不动地搬到书院的课堂上来，或是将学生当作“票友”，以素质和修养的名义进行培训，这恐怕是所有从事通识性艺术教学的老师们都要面对的问题。其实，所谓专业水准的教学要求，也是希望引起学生对这门课的普遍重视，而不是寄希望于他们今后成为优秀的专业艺术家，尽管我并不排除存在着这样的可能。这门课程的设立也是希望改变当今越来越多的学生将学科视为职业、将学习过程视为职业培养过程，而不是将文化本身作为学习目的的状况，这恐怕也是通识性艺术教学的目的所在吧。我们是否拥有为全体学生而设置的，包括艺术教育在内的完整的通识教育？同理，我们是否拥有针对美术学院、音乐学院以及其他艺术类专业学生的，包括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在内的完整的通识教育？仅靠专业训练和专业教育不足以培养和塑造学生们的价值观，反倒可能把人视为职业的工具。

“艺术的启示”这门课更多还是想去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希望他们在学习中逐渐地养成独立思考能力，逐渐地建立审美判断能力，并且能够主动地发现美、认识美、指出美之所在，能够知道艺术作品的价值以及还有更多可能性的存在。诸如：哪些作品对自己的生命、生活有所启示，哪些没有，哪些起到了不同甚至相反的作用。这样的能力培养，将会影响他们的一生。因为审美判断能力是所有判断能力最终形成的基础之一。

我个人很认同清华提出的“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是价值塑造，二是能力培养，三是知识传授。这三个概念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它们的排列顺序。价值观的塑造在先，能力的培养和知识的传授在后。以艺术教育为手段的审美教育不仅有助于价值观的塑造，也兼具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的职能。从这门通识性艺术课程开设八年的情况来看，艺术教学的独特性和无法替代性已经得到了印证，学生从艺术课程中接受了比他们所认为的多得多的思维训练。

我每次上课都会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曾经独立地面对过一件艺术作品，并且与它产生交流？许多学科的优秀学生，甚至美术学院的学生都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他们更多的时候是被人告知：哪些是名人、哪些是名作，他们更习惯查看标签、查阅资料，然后记录下他人提供的经验，并且将此视为自己的学习收获，视为评价艺术和生活的准则。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分析和整理知识的过程，而不是艺术的感受过程。所以我建议学生不要看美术作品的标签，而是直接在美术馆里面行走，甚至于“漫无目的”地行走，看看哪些作品能够触动你、影响你，然后再去追根溯源，再去查找资料，这样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我将课程的一半时间用于绘画实践，目的就是让学生学会身体力行地感受绘画，去寻找在自己身体里生成的对于艺术的认知，他们将要用这样的认知能力去洞察这个广袤的、复杂的、未知的世界。





### “披着教师外衣的艺术家”

一些艺术学科的教师在教学中更关注的往往是艺术的风格样式、艺术的技能层面。他们并没有在意那些存在于艺术背后的观念和文化，也就是形成风格和技术的原因，以及各种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通常会让学生处于“知其然”的自满状态当中，但却很容易使学生忽视了“知其所以然”的使命。我曾在学院的学术会议上说，希望老师们不要做一个“披着教师外衣的手艺人”，也是有感于这样的现象而言的。当我们兼有教师和艺术家的两种身份时，我们要做的事情就远不止传授艺术技能、讲授艺术经验那么简单了，我们是对学生的价值塑造负有责任的。

这些年我们艺术教师在工作中的纠结、矛盾和沮丧多数都与这个原因有关。我们既要从事教学，又要考虑创作，但是创作和教学毕竟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在一定意义上这两者还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艺术讲求个性，教育讲求共性。艺术家追求极致，教育家倡导多元。如果处理不好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两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会两败俱伤。实际上，艺术教育要求教师做到的事情，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艺术擅长，而是利用他们的艺术擅长去激发学生的擅长，这就是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的平衡点。做不到这一点，艺术家在高校担任教职就没有意义。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朱迪斯·伯顿教授（JUDITH BURTON）谈到“艺术家如何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反思，它也包括“一个教育工作者如何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思考。



## 美院教师应该教什么

清华大学为学生创造了比较好的学习条件，所以新雅书院的学生能够在专门的画室里上课并动手画画，由于很多学生是平生第一次拿起画笔，所以多少会有一些不知所措。有一个例子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学生们都在安静地画画，当我准备看一位学生的素描时，他却用身体挡住了画面，并且说：“老师，你别看，太丑了”。这让我觉得十分不解，也十分难受，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本科生，成为数学、物理、法学等领域未来的精英或许是他坚定不移的目标，但他却被限定在一个既定的艺术判断标准里。他许是认为以达·芬奇为代表的文艺复兴艺术标准以外的绘画都不能算是绘画，甚至都是丑的绘画。他会对自己不能熟练地运用解剖、透视、比例等科学的方式去描绘眼中的事物而感到惭愧。为此他会选择远离艺术，并将艺术标准的判定权拱手交给别人，交给那些符合标准的人，哪怕他们是遥远时代的人。对于很多非艺术专业的学生来说，艺术就是这样被逐渐放弃的。

这个例子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多年来坚持通识性艺术教育的初衷，就是非得改变这样的状况不可，并且要一代一代地改变下去。虽然我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每年也许只能影响到四五十人，但十年下来就是四五百人，而他们又会去影响更多的人。从内心深处，我无法容忍一个绝大多数学生与艺术永远无关的教育局面。在一所研究型的大学里教授艺术课程的教师，如果他的所作所为与职业技术学校的做法几近相同，那么这所研究型大学的文化水准何在？艺术教学与艺术教师存在的意义何在？如今的一般情况是：在感性和理性的辩证关系中，学生们更注重理性，忽视感性；在艺术和科学这两个原本相关的概念中，他们更注重科学，忽视艺术；在创意和技能这两个相关的概念中，他们更注重技能，忽视创意。他们把技能、科学等同于理性思考，殊不知这种理性思考更多的是基于以往经验认知形成的固定概念，而他们却要用这些概念来指导自己如今的学习和生活。他们的“固定”需要融化，需要用通识性艺术教育一点点地融化，这是教师的使命和责任。

艺术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学生发现事物、认识事物的能力，而不是记忆事物、模仿事物、制作事物的能力。再具体地说，是引导学生通过艺术认识生活、适应生活，并在此基础之上改变和创造生活。

## （一）在艺术学与美术学的边缘

在教学过程中，我也会有关于课程定位和学科归属方面的困惑。比如我经常会被问及这门课究竟是理论课还是实践课，因为这涉及学分和课时，涉及劳动报酬。但是我既无法将课程定位于艺术理论课，也不想定位于绘画实践课，这是课程性质认定上的困扰，因为这门课正好处于艺术学理论和美术学实践两个领域的交叉地带，绝对地归类到其中一个学科都会失之偏颇。既然系统、完善、科学的艺术教育方式非常重要，思考美育的学科建设问题也变得非常重要。

专业课程大多归属或归类于某个学科，但通识课程往往有其特殊性，不能够将它们原有的专业属性简单地移植到通识教学当中，艺术的通识课程尤其如此。一方面，学生应该学习艺术史、学习绘画、学习跳舞和歌唱，但这只是艺术教学的手段，而不是美育乃至教育的目的。我们并非要求他们成为各个艺术领域的出色艺术家，艺术只是他们通往人生归宿的阶梯，攀登阶梯的过程虽有艰辛，但也充满意趣。通过艺术课程的学习，学生并非要在艺术上变得更专业化，而是要更加敏锐，更善于触类旁通。因此，艺术实践、艺术理论、艺术批评等相关的维度都会成为通识性艺术课程的重要内容，并且促进它的多样性和跨学科性。

其实，我们以往所熟悉的任何学科，无不是在长时期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无不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从事通识性艺术教育的教师是否考虑过，我们正在面对的难以被归类的困惑背后，是否有可能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呢？一个无从确立的学科领域，是否潜在着被确立的可能？我们面对的是全体非艺术专业的学生，我们要提供本应属于他们的艺术教育内容，并且无法套用艺术类专业现有的教学方式，没有现成的教学经验，没有现成的教学标准，因为我们在做的是一件前人还没有认真做过的事情。美育有时候会很难用常规的学科标准来界定，或许我们应该有一个“新学科”？

## （二）从感性中来，到理性中去

“不假思索地呈现绘画在先，认真仔细地分析绘画在后”，这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还是一个认识问题。这也是我在书院的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提出的课堂要求，准确地说是对他们“固执”的认识问题方式的矫正。因为多数情况下，学生的认识方式正好是反过来的，他们习惯于凭借知识来决定该怎样画、画什么。他们不习惯、也不认同在自己的感知引导下，下意识地作出反应和选择。他们宁可相信自己的经验，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感觉。用经验替代理性，再用被替代了的理性去取代自己的感性，致使思维方式永远停留在对于经验的依赖之中。这就是我们当今艺术教育和通识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我希望通过这样一门特殊的课程来帮助学生，帮助他们拓展固有的思维，使他们认识到感性和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改变多数学生依赖前人经验来认识艺术，并且将这种经验等同于理性认知的习惯。我认为艺术教育是相对于理性教育而言的感性教育，如今我们的教育太偏重理性思维，缺少感性思维的教育引导，太偏重于事物的结论性和确定性的一面，而对那些非确定性的、非结论性的事物却很少问津。这导致了学生认知艺术作品的障碍，也导致了他们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更导致了他们独立人格的形成受到抑制。这不是存在于少数人身上的事情，也不是美术学院专业范围之内的事情，这是高等教育体制本身乃至所有的教师都应该关注的事情。





### (三) 没有人可以不学习艺术

大学本科的四年时间，是学生们接受学校艺术教育的“最后阶段”，错过了这个阶段，他们系统地接受艺术教育的机会将不会再有。我见到过很多没有学习过艺术、不了解艺术、并自认为与艺术永远无关的人。他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些还在国内外接受过一流的高等教育。但很显然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并没有多少与艺术相关的内容，当然也就没有获得本应得到的来自艺术的那些启示。这种状态在他们平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中都能明显地表露出来。比如：缺乏好奇心，缺少感受能力，对事物的认识方式比较单一，习惯性地排斥异己，等等。很显然，他们的人格发展是不尽完善的。我们在当今社会中感受到的那些不尽如人意的各类现象，诸如价值、准则、道德等方面的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艺术教育的缺失有着密切的联系。艺术教育的缺失不仅表现为很多人放弃艺术，而且体现为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他们没有意识到，放弃艺术对于个人生活，对于社会生活，对于子孙后代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会因此影响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并且无法用艺术的思维去开拓视野和激发想象。所以，艺术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永远都是至关重要的，这关系到全体受教育者的人性的滋养、价值观的确立，以及完善的思维习惯的养成。如此重要且关乎社会文明发展的教育使命，不是能用“修身养性”“附庸风雅”“素质补充”似的几门课程或者几次报告就能够敷衍的，也不是为培养少数专业人才而增加一两个艺术类学科所能替代的。我们的大学教育亟需建立一个为全体大学生的需求而设立的完整的艺术教育体系，它需要科学地论证、系统地研究、具体地实践，需要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持之以恒地、全力以赴地、真实地投入。

《另一种观看》© 李睦

李睦，艺术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美院社会美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优秀网络公开课、精品课主讲人。著有《看见的不重要》《知道的和想到的》《我们所不知晓的绘画》《面对彩色》《另一种观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师个案研究 李睦》《素描的意义》等。